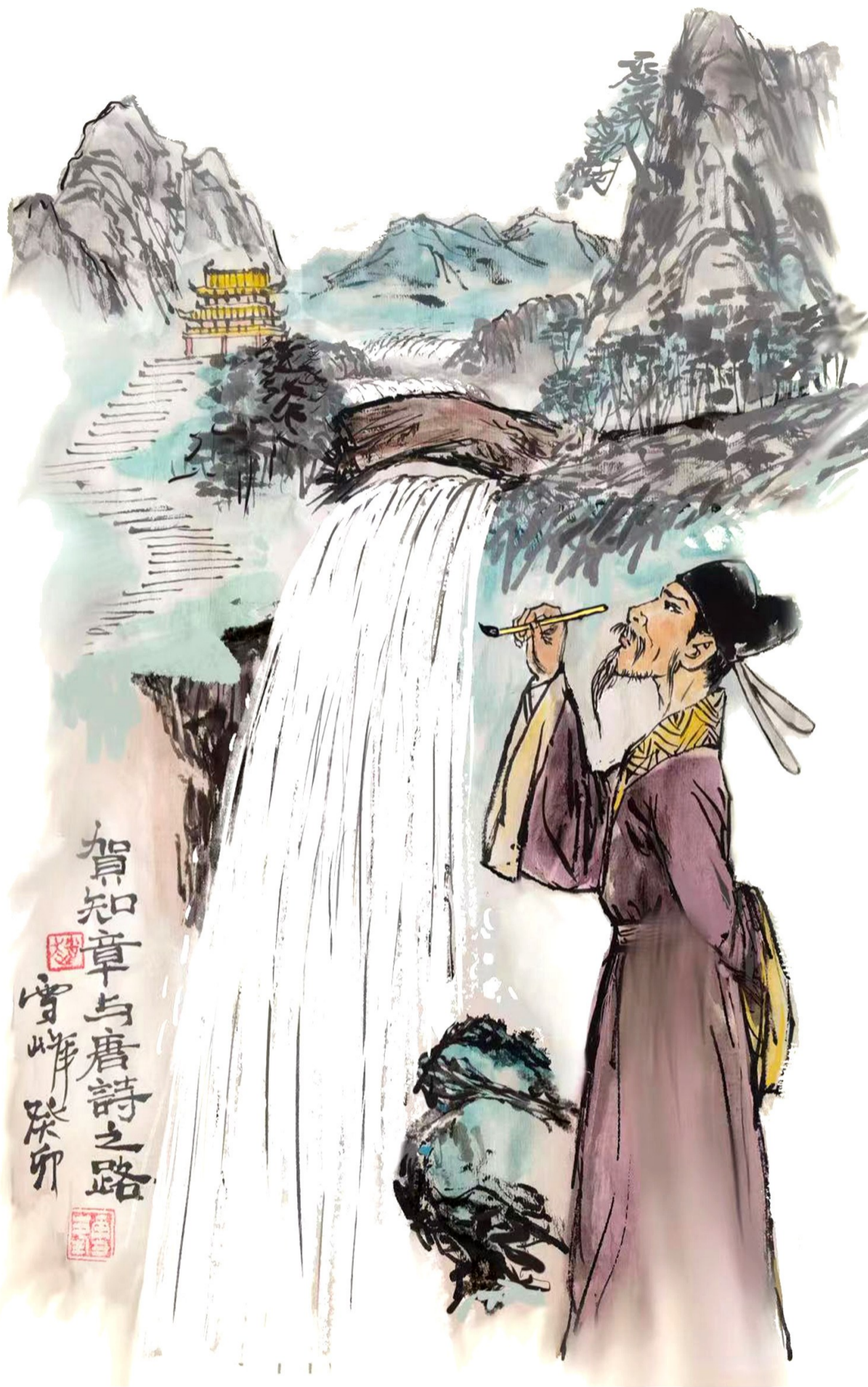


贺知章给他的故乡带来了什么



胡可先：贺知章是萧山的重要文化符号，同时也是书写浙江历史底蕴与文学成就的一张闪亮的名片。

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符号。一座城市从诞生之日起，就打上了各自历史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烙印。属于每个城市的人文符号不尽相同，代代相承的精神气质也不尽相同，这些都让城市的灵魂更加丰富和鲜明。

历史文化名人显然是一个城市最鲜明的文化符号。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”回溯历史长河，萧山文化名人辈出如钱塘江潮水奔涌。跨湖桥独木舟昭示着文明的起源，吴越争霸的沧桑依然可见。悠悠数千年的积淀，哺育出了众多的名人名家：清代大学者毛奇龄、“海派”巨擘任伯年、历史学家蔡东藩、故宫的“国宝级”专家朱家潘……这些历史文化名人如

同萧山文化星空的明珠，为萧山留下了丰厚的人文积淀，彰显了萧山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萧山人。

在这片历史文化星空中，贺知章无疑是其中最闪耀的明星。中国古代诗人，其作品能够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的其实并不多，但是贺知章成了其中的佼佼者，而萧山这些文化名人中其声誉能达到的顶峰代表显然也是贺知章。

贺知章为人豁达超然，为子孝母温顺，为官清廉正直，为文人乐于提携后进，他以才华和魅力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无可取代的符号。后人对贺知章的态度充满敬意，其中夹杂着向往与热爱。他离开长安后几年，李白经过一番长途跋涉来浙东寻故人，却得知贺知章早已驾鹤西去，悲痛不已。他接连写了两首《对酒忆贺监》，在“稽山无贺老，却掉酒船回”的字里

行间尽显怅然心情。后来，晚唐诗人温庭筠游浙东至萧山，写下“越溪渔客贺知章”“蛤蜊蔬菜梦横塘”的诗句。到了宋代，苏东坡笔下的“狂客思归便归去，更求敕赐枉天真”，还有陆游的“分得镜湖才一曲，吃亏堪笑贺知章”，都难掩对贺知章的羡慕。到了明朝，还有人提到自己来到了山阴这个点，可是却再也看不到贺知章了。但是，不管看到还是看不到，他的诗都在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在评价贺知章时说，诗人之所以不朽，是因为诗在，所以无论那个人在不在，只要诗在，魂就在。这个“魂”注入一座城市，城市便有了鲜明的性格，进而养育了一群个性鲜明的故乡人。

贺知章是萧山最闪亮的一张文化名片，也是萧山最宝贵的文化财富。

来诗人的佳篇佳作，同时，也造就了很多本土诗人，这些本土诗人对于唐代诗歌发展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和深远的，对于浙东唐诗之路的建设非常重要。

中国乡愁文化的巅峰

第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、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黄亚洲：“贺知章创作了乡愁文化主题的巅峰之作。其《回乡偶书》一诗脍炙人口，流传至今，代代吟诵，影响深远。”

乡愁，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笔下的经典主题。当我们谈论乡愁的时候，脑海里总会浮现贺知章的诗作名篇《回乡偶书》。

对于贺知章来说，乡愁是什么？“江皋闻曙钟，轻棹理还舫。海潮夜约约，川露晨溶溶。始见沙上鸟，犹埋云外峰。故乡杳无际，明发怀朋从。”青年贺知章离开故乡萧山，写下了诗作《晓发》。或许在那一天，他起了个大早，从家里出发来到钱塘江边的西陵渡。渡口因为夜里涨潮，到了早晨就云雾缭绕，晨雾中传来钟声，回头望去，家乡已隐没在云雾中。《晓发》中淡淡的乡愁，将在他离开家乡后的50年里不断积聚回响，成为贺知章一生的回忆。

叶落归根，是所有中国人最质朴的情感。在长安生活了半个世纪之后，经历了各种复杂的政治斗争，度过狂放不羁一生的贺知章，在86岁高龄时回到了故乡。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长途旅行，穿越黄河与长江，从长安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故乡。故乡的一切令他感到熟悉又陌生。一首脍炙人口的《回乡偶书》记下了他的乡愁，也在中华诗词里留下了游子归乡的别样篇章。

初唐诗人宋之问曾说，“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”。这种近乡情怯的游子情一直被文人反复书写。但贺知章写的却是“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”。贺知章在长安时，无论如何功成名就、交友唱和，终究是漂泊在外的“长安客”。他以为回到故乡，自己就是主人了，没想到孩子们会问他，这位客人你是从哪儿来的？当年的孩童断不会想到这句话会有这么大的穿透力，直到今天，我们透过这首诗仍能感受到游子归乡的复杂心情：乡愁可以是久别故乡的思念，也可以是重返故乡的惶恐。

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胡可先说，贺知章对家乡的情感很深，他离开家乡几十年，一直很思念自己的家乡，《回乡偶书》这个名篇中流露出对家乡的一种挚爱，这种对于家乡的感情，是中国文人千百年来所共有的东西，让千百年后的我们仍有共鸣。

“贺知章的作品是历代乡土文学的顶级代表，‘儿童相见不相识’是最浓重的乡愁，贺知章创作了乡愁文化主题的巅峰之作。”第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、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黄亚洲认为，不要看《回乡偶书》只是一首小诗，但是从内容的情感，可以说这首乡愁主题作品是中国古今乡愁文学的巅峰，贺知章是中国历代乡愁文化的顶级代表，“儿童相见不相识”是最厉害的乡愁。

用最质朴的语言，生动而深刻地表达了人类所共有的乡愁这个情感主题，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从这首诗歌中感悟到其中饱含的万般滋味。黄亚洲表示，贺知章创作了无人超越的中国乡愁主题的顶级文学作品，是他的故乡萧山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路标，萧山可以围绕乡愁文化作很多文章，这也是贺知章留给萧山的一份宝贵遗产。

萧山重要的文化符号

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

文/记者 邱芳 图/赵雪峰 方方斌

贺知章身上有很多标签，最广为人知的是唐朝的一位大诗人，是称李白为“谪仙人”的“伯乐”与挚友，是杜甫笔下“知章骑马似乘船”的“饮中八仙”之一，是浙江历史上有史可查的第一位状元，是大唐盛世唐玄宗封禅仪式的主持者……众多的标签让我们穿越千年，认识了一位洒脱随性，富有人格魅力的大唐文人和官员。

在千年之后的今天，在贺知章的故乡萧山，再次谈论贺知章时，我们重新思考这位唐朝人给他的故乡带来了什么。

浙东唐诗之路的“火把”

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：“贺知章这个人回来了，这里就有了一个文化中心，它就像是一个火把，在这里照亮了一条道路，这条路就是浙东唐诗之路。”

贺知章是一位大诗人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无论是《咏柳》，还是《回乡偶书》，都成为千古佳作，成为今天的孩子们吟诵的诗篇。但是，璀璨的大唐盛世诞生了众多天才般的诗人，流传了众多光芒万丈的佳作诗篇至今。那么，贺知章的诗歌在群星璀璨的唐朝究竟处于怎样一个位置呢？

相比于唐朝的诸多诗人，贺知章流传下来的诗歌作品数量很少。我们在《全唐诗》中可以看到仅收录了19篇，后经过学者们的大量研究整理，贺知章现存的诗歌也仅为23篇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能在这些作品中看到贺知章诗歌的特色，以及为什么他是唐朝的“诗坛领袖”。

贺知章诞生于初唐。在初唐的诗坛，“齐梁遗风”是一个重要的风格。所谓“齐梁遗风”，就是指南朝齐、梁以来形成的一种诗歌风格，它注重音律的精细，对偶工整、辞藻华丽，内容多为吟诵风月的诗歌。这种繁华绮丽诗歌风格的问题是比较空洞，没有真情实感。所以在初唐，有两员诗坛大将力抵这种风气，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初唐诗人陈子昂，他挥舞的一面大旗是“汉魏风骨”。另一位诗人就是贺知章，他举起的大旗是“清新自然”，言之有物。

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贺知章的这首《咏柳》清新自然，朗朗上口，它是一首咏物诗，也有着朴素的情感。在贺知章仅存的这些诗歌中，我们都能看到或语出天然，或饱含情感，在初唐诗坛别具一格。

贺知章走上诗坛前后，初唐四杰、陈子昂等诗人已经去世，李白、杜甫、孟浩然、王维等大诗人或未降生，或未登上诗坛，贺知章的出现，用最明白的语言讲最深厚的情感，成为陈子昂之后唐诗革新运动中的重要人物，盛唐诗风由此扑面而来。

作为一位年少时从萧山出发赴长安的诗人，贺知章在86岁高龄时告老还乡。因此有专家提出，贺知章是浙东唐诗之路的先导，不少唐代诗人正是因贺知章而来到浙东，贺知章的故乡可以说是“浙东唐诗之路源起地”。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表示：“贺知章这个人回来了，这里就有了一个文化中心，它就像是一个火把，在这里照亮了一条道路，这条路就是浙东唐诗之路。”

作为唐诗革新运动中的重要人物，贺知章如同一个“火把”，照亮了浙东唐诗世界，为他的故乡萧山吸引了众多唐朝的诗人，使得萧山成为浙东唐诗之路的起点，让浙东文化走向了全国。唐代众多诗人，包括李白、杜甫、宋之问、孟浩然等，都在这里留下始程游浙东的足迹，也留下了很多重要的诗篇。

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表示，萧山这个地方人杰地灵，出了像贺知章这样在唐代赫赫有名的大诗人，这对于唐诗之路的建设而言，具有启发作用，他不仅造就了很多外

